

史海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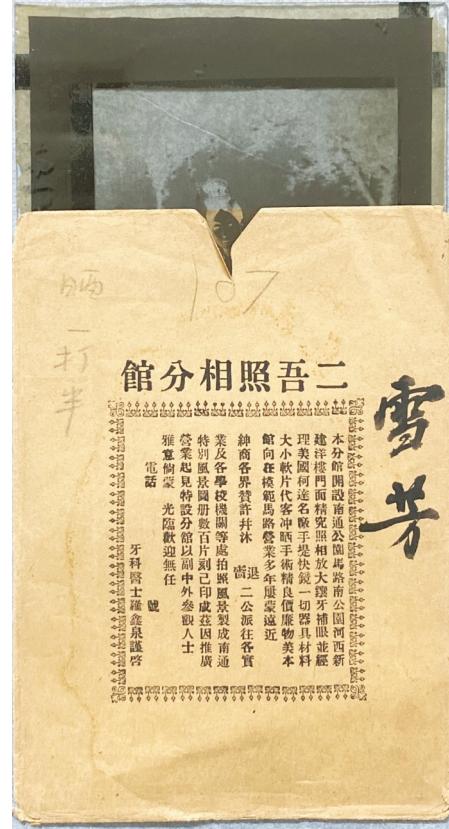
鲜为人知的南通二吾照相馆分馆

□沈倩

地处模范马路的二吾照相馆有正面照存世,但照片上方有另一“二吾照相馆西号”的牌匾。这个“二吾照相馆西号”鲜为人知,所在何地更未见提及。



二吾照相馆西号



二吾照相馆分馆底片袋及启事

南通二吾照相馆创建于1914年,老板罗鑫泉是河北人,是一名成功的牙医,因他与张謇有交往,“二吾”的馆名系张謇命名,并书写馆名。所谓“二吾”,意为照相术会出现两个同样的我。二吾照相馆不仅规模大,设备也是当时南通最好的,为南通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资料。

长久以来,人们只知道地处模范马路的二吾照相馆,还留下一张有“二吾”牌匾的照相馆正面照。但很少有人发现,在这照片上方有另一个“二吾照相馆西号”的牌匾,等于提示人们,二吾照相馆另有分号。其实,梅兰芳三次来通的刷照,都是出自“二吾照相馆分馆”。那么,这个分馆究竟位于何处呢?

在南通博物苑的影像藏品中,有一批珍贵的“梅欧在通剧照”玻璃底片

片,在包装袋标签的摄影栏注明“二吾照相分馆”。藏品登记册上注明,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批玻璃底片由南通市人民剧场移交。人民剧场的前身就是张謇创办的更俗剧场,有这些珍贵的底片倒不奇怪。

1919年,在欧阳予倩先生提议下,张謇先生在南通市城西南、桃坞路西端创建了更俗剧场。1920年1月至1922年6月间,梅兰芳曾三次应邀来南通更俗剧场演出,这组舞台剧照由南通二吾照相分馆在此期间拍摄。新中国成立后更俗剧场改名为人民剧场,南通博物馆也恢复了工作,并向社会发出文物征集信息,当时的人民剧场响应号召,把这批珍贵的玻璃底片连同“二吾照相分馆”底片保管袋一并交给南通博物馆(1984

年7月1日,恢复南通博物苑原名),由此我们知道了“二吾照相分馆”的存在证据。

“二吾照相分馆”相片(底片)袋采用优质薄牛皮纸制成,宽12.5厘米,高16.6厘米,正好放置6英寸相片(底片)。正面印有“二吾照相分馆”的启事:

本分馆开设南通公园马路南公园河西新建洋楼,门面精究。照相放大,镶牙补眼,并经理美国柯达名厂手提快镜,一切器具材料,大小软片,代客冲晒,手术精良,价廉物美。本馆商在模范马路营业多年,屡蒙远近绅商各界赞许,并沐膺、退二公派往各实业及各学校机关等处,拍照风景制成南通特别风景图册,数百片刻已印成。兹因推广营业起见,特

设分馆,以副中外参观人士雅意倘蒙光临,欢迎无任!

电话 号 牙科医士罗鑫泉谨启

启事告诉了我们两个重要的史实:第一,由二吾照相馆拍摄制作《南通特别风景图册》的史实;第二,证实了南通二吾照相馆有分馆的存在,即位于模范马路的老馆和位于“南通公园马路,南公园河西”的分馆,老馆与分馆的位置,分馆位于模范马路的西面。我们早先能看到的“二吾照相馆西号”的照片正是“门面精究”的分馆,而“二吾照相馆”老馆至今没有发现传世的影像资料。

这些百年前拍摄的影像早已成为历史,然而,当年用于包装这些相片或底片的包装袋却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的见证。



地名掌故

阚庵城隍庙

□羌松延

查宣统《通州水陆道里详图》,在西安地区标有两处城隍庙,除了酒店北街,另一座位于阚庵街。

阚庵老街,虽街面不大,但庙宇不少,殚丸之地竟有七八座庵庙观堂,经年累月,香烟缭绕。其中的城隍庙,位于阚庵中街路北,始建年代无考。据街上老人回忆,城隍庙当年的两棵银杏树粗壮无比,至少要三人合抱。树上沃子(老百姓所称的白鹭)成群,还常有沃子蛋落天下。

庙为四合院建筑,除大殿内供奉城隍老爷和城隍太太外,庙里还有诸多造型各异的彩绘泥塑像:千里眼、万里耳塑立于门厅两侧,他们的职责是收集各方信息,随时上报城隍老爷,使他对社情民风了如指掌。东西厢房供奉城隍老爷的部属神将如注禄司、褒善司、注寿司、罚恶司等十二司,个个面目各异,尊卑手持刑具。传说人死后都要经过城隍审裁,所以城隍庙里同时还有上刀山、下油锅、锯人、磨人等用刑场景,俨然一派封建官衙的缩影。而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庙里的一把大算盘,据说城隍专门人间善恶之记录,悬挂算盘,象征城隍计算世人的善恶功过也毫厘不差,清晰分明,故有开示来庙者扪心自问之意,以此告诫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悬崖勒马,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由于笃信城隍老爷能治病、驱邪、除厄,城隍庙便成了人们的心灵寄托之地,遇到困难或麻烦,就到城隍庙求神保佑。每逢年节,这里常常是信众如潮,香火鼎盛。到出会之日就更热闹了。如吴浦云于1932年十月朝曾记“东门坐小车返家,至庵见旌旗飘扬,锣鼓喧天,乃出会也”,1933年清明节又记有“庵镇及酒店均有迎神赛会”。

因为信奉公正,城隍庙还是乡人的立誓场所。据旧报报道,1924年底,有阚庵南乡陈某为贩布向羌家渡唐某借钱,就“其款已交与否”竟各执一词。因无凭无据且无人作证,无奈之下,两人到城隍庙“焚香点烛,敲钟击鼓”。双方跪于神前立誓赌咒,烧文书求神显灵,使得水落石出”。结果,陈某于翌日破晓赶至唐之戚家,惶愧央告“一时糊涂,丧尽天良”,并谓昨夜赌咒回家后遇鬼打墙。不过,记者认为这是“陈某良心发现,故以隍庙显灵作遁辞”。

城隍庙是人们议事、集会的处所,曾历经许多地方大事。1925年五卅惨案后,“南通五卅血案后援会”成立并推动了南通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西安民众也纷纷响应,积极参与。7月6日,当地工商学各界假该庙召开市民大会。门首悬市民大会旗,会场国旗交叉,散发传单。

抗战期间,地处交通要冲的阚庵镇是通城日军前往西亭、西安、石港等地的必经之地。1943年6月,日军曾驻扎于城隍庙内,并修筑了防御工事,后在东、

史鸣皋《竹石图》

□徐继康

周思璋前辈在《史鸣皋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如东民间文化丛书》中《史鸣皋传》中有‘如东县丰利人’,这一句叙述不清。”又说:“笔者于1929年生于如皋城里,少年时曾听老人谈起,说史鸣皋是北宋元祐进士史声之后裔。清嘉庆《如皋县志·古迹》,芙蓉园‘在县南一里。北宋进士史声建’。北宋时如皋县署在古运盐河北岸,‘县南一里’当在今闸桥附近。闸桥河北向西不远原来有一座古老的府第,是史鸣皋故居。”

据《如皋县志》的记载,史鸣皋世居如皋城内闸桥西,然嘉庆《两淮盐法志》四十八卷《人物·科第表下》中,特地

复职,任广西梧州府同知,两年后署广西柳州知府。后因母亲年老,辞官回乡侍奉老母。晚年主讲雉水书院,生徒至百余人,整顿士习,文风不振,名满江东。为文根柢经传,淹贯子史,著作甚多,传诵海内。又工诗,有《杜诗见庐》,阮元采其诗入《淮海英灵集》。史鸣皋另修有《象山县志》《梧州府志》。他卒年七十外,去世后,乡人溢其号“文惠先生”。

史鸣皋,字荀鹤,号笠亭、历亭。幼聪慧,读书能一目十行,为文豪宕有奇气,胡香山、姜至山诸君子见其文,谓“我辈当让他一斗地”。乾隆九年(1744),他中顺天举人,乾隆十六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次年任浙江昌化知县。乾隆二十一年(1756)秋,调任象山县,后升任湖北黄州府同知,父丧,丁忧守孝。乾隆三十年(1765)

联,都是“史的手笔”,并称之为“遒劲俊美”。

笔者有幸,曾经收得史鸣皋书画三幅,一为《临为玉老学长先生》行书扇面,一为墨梅册页,而最为精彩的莫过于一张《竹石图》条屏。画为墨竹数竿摇曳于山石之中,笔法谨严有致,又现潇洒之态。款为“彷柯博士竹法,笠亭”,下钤“史鸣皋印”“荀鹤”二印。此画曾出现在西泠拍卖(绍兴)二〇一八年秋季拍卖会的《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上,当时我也参拍了,但功亏一篑,未能买下,事后时常思之。真是凑巧,没多久,这件《竹石图》出现在浙江一朋友的微拍中,当然再不容错过,毫不犹豫将其拿下。

老建筑

利民闸修建始末

——兼谈沙元炳与张謇白蒲调停的真伪

□彭伟

“江海文化丛书”《白蒲》记载一段沙元炳、张謇携手调解白蒲水利纠纷的故事:

1923年,白蒲东乡发大水,农民要求打开西亭坝泄水。若真如此,西乡河道淤塞,必成泽国。两地(分属如皋、南通)民众数千人,准备恶斗。幸有沙元炳、张謇两位乡绅亲临白蒲调解,化解危机。

说来也巧,2011年,如皋文保单位在下原镇白李河附近发现一块“利民新闻碑”。有人又依据此碑书写时间民国14年(1925)及落款“州人南通张口”(末字模糊),结合《白蒲》所述,基本认定调停始于1923年,1925年修建利民闸相关工程完工。关于《白蒲》记述,笔者询问此书编者之一的刘政老人。他坦言此段故事采集于民间。我因此持有怀疑态度。恰巧,我于沪上报刊发现4条新闻,兹录如下,稍作分析。

1923年6月12日《新闻报》刊出《筹议筑利民闸》:

李家桥利民闸,为通如境上泄水要道,关系农民水利甚巨。前秋经两县乡民挖毁后,迄未修复,近来闸底浮泛青沙,非设法修补不可。通邑水利会曾拟具草图,计划三孔大闸。刻闻如邑官绅主张仍建一孔大闸,并已联络筹议进行矣。

1923年11月23日《新闻报》刊出《改筑利民闸之波折》:

通如境上之李家桥利民闸,在两年前曾被乡民群众扒毁燕尾。嗣即略加修理。早有另行改筑之议,唯因费才未果。两县水利会于连年夏秋水发,宣泄纾缓,应即赓续前议,以保田畴,通邑主张改筑三孔闸,每孔一丈二尺,如此对于航行及出水两方面,均甚适宜,且工程亦可坚劳。如皋前主一孔制、近拟依从三孔制之主张,唯中孔须宽二丈,边孔各八尺。刻已商同通邑水利会进行,其(动)工尚遥遥无期。

1926年2月6日《新闻报》刊出《通如官绅会勘利民闸》:

通如两县水利会筹款改筑之利民闸,业已竣工。四月上旬时,由两县知事验收工程。士绅界到者甚众,闻闸为通如境水道之枢纽。前被乡民群众捣毁闸尾后,闸址工程,又不坚固。故由两县重行建筑,以重行水利。

1926年2月6日《时报》刊出《利民闸工程告竣》:

南通、如皋两县水利会,谋消弭境内水患起见,议决就白蒲建筑新模式水泥大闸一座,定名利民。该项工程,业于四日告竣,便邀政绅商学及新闻界等,乘汽车前往验收。

据前两则新闻述及“前秋”“两年前”,两地居民产生矛盾的时间早于1923年,应该是1921年秋天。此时《张謇日记》未记白蒲。又查1923年日记,张謇、沙元炳的确实联系:8月14日为沙元炳六十大寿作文,9月9日去如皋为沙翁祝寿,只是又未述及白蒲。至于沙元炳先生,连同他的追随者陈端,倒是参与白蒲调停。1923年《平民声》明确记载,魏建功、吴俊升等如皋师范学子,也十分关注利民闸建造事宜。8月,他们前往陈端、沙元炳府上,表示维持如皋民众利益,只修一孔桥,拒修三孔桥。这在《筹议筑利民闸》中也得到证实。

陈端是丁堰人,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好友,又是沙元炳的亲眷、追随者。他作为第三方调解者,堪称最佳人选。从1926年的两则新闻来看,白蒲水利纠纷的直接谈判者,当为如皋、南通两地的水利会。周思璋《沙元炳对如皋的贡献》记载,1914年,如皋水利会于广福寺成立,沙元炳为会长、张相为副会长。沙翁有此身份,代表如皋参加调停,理所当然。碑刻题字写于1925年。事实上,1926年《新闻报》《时报》的同日新闻,记述利民闸工程竣工时间当为1926年2月4日。那天,政商名人、乡绅,还乘车前往白蒲,进行验收。查阅张謇日记,竣工当日,他正在老家海门,当天仅录“立春”,前后两日没有记述。从日记来看,张謇之子张孝若未曾参与调停。南通的代表,应该是张謇。查阅《南通文史资料》第3辑《南通新报》记载,张謇任职南通农会、水利会会长,还为《南通新报》题写报眉。经南通张謇研究专家赵鹏老师初步鉴定,那块“利民闸”碑上的字迹,当出张謇之手。利民闸工程,造福乡梓,当是张謇、沙元炳、陈端的功劳。

历史人物

白蒲清代吴氏两名医

□白本

白蒲吴芬,字畹生,号佾月。《吴氏家乘》收录《畹生公列传》,说他学习诸家医术,熟知病理,精通幼科,善于治愈痘疹、惊风等疾病,故为“蒲里所推崇,而亦维扬十郡所心折者也”。

《白蒲镇志》(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将他列为明代医生。《江苏历代医人志》亦说吴芬为明人,但是目录中记为清代医生。《如皋县卫生志》又将吴芬与任大枢、任学淳两位医生,列入同一词条,三人共传。两位任氏同为清末医生,以至于使人误认吴芬也是晚清医生。上述说法,都不准确。《吴氏家乘》记载,吴懋嘉是吴芬的祖父。他的生母赵氏生于1533年,吴懋嘉卒时63岁。因此,吴懋嘉为明末人士。此外,《畹生公列传》的作者薛彬在文中称呼吴冕民(吴芬父亲)为舅舅。吴芬与薛彬是“中表亲”关系,当为同辈人。乾隆《如皋县志》记载,薛彬为清初人,“少时为冒巢民所知”。《白蒲镇志》又载,“薛彬为康熙四十三年岁贡”。因此,两位亲人生平的记载,充分佐证吴芬为清初医生。

另一位白蒲名医吴遵熹,字阅泉,号遗甫,又号曼亭。乾隆《如皋县志》记载,吴曼亭十六岁成为廪生,四十岁贡入太学。他的医人经历,录入《吴氏家乘》中的《曼亭公列传》:吴遵熹从小体弱多病,离不开人参、茯苓、艺术等药物补品,被人戏称为“李百药”。他留心《灵枢》《素问》等中医学名著,逐渐精通医术,“里中赖以全活者甚多”。

此外《白蒲镇志》(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南通冯雄旧藏本)均将吴遵熹写为“吴尊意”,录入“医药人物”,但未记录他的年代。《江苏历代医人志》《如皋县卫生志》也录为“吴尊意”,均计为清代人。《吴氏家乘》记载,吴遵熹卒于乾隆丙午年(1786)。《曼亭公列传》《江苏历代医人志》同录吴遵熹“未及中寿卒”(中寿即60岁)。可见吴遵熹为清中前期(雍正、乾隆年间)人士。



传家宝

史鸣皋《竹石图》

□徐继康

周思璋前辈在《史鸣皋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如东民间文化丛书》中《史鸣皋传》中有‘如东县丰利人’,这一句叙述不清。”又说:“笔者于1929年生于如皋城里,少年时曾听老人谈起,说史鸣皋是北宋元祐进士史声之后裔。清嘉庆《如皋县志·古迹》,芙蓉园‘在县南一里。北宋进士史声建’。北宋时如皋县署在古运盐河北岸,‘县南一里’当在今闸桥附近。闸桥河北向西不远原来有一座古老的府第,是史鸣皋故居。”

据《如皋县志》的记载,史鸣皋世居如皋城内闸桥西,然嘉庆《两淮盐法志》四十八卷《人物·科第表下》中,特地

联,都是“史的手笔”,并称之为“遒劲俊美”。

笔者有幸,曾经收得史鸣皋书画三幅,一为《临为玉老学长先生》行书扇面,一为墨梅册页,而最为精彩的莫过于一张《竹石图》条屏。画为墨竹数竿摇曳于山石之中,笔法谨严有致,又现潇洒之态。款为“彷柯博士竹法,笠亭”,下钤“史鸣皋印”“荀鹤”二印。此画曾出现在西泠拍卖(绍兴)二〇一八年秋季拍卖会的《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上,当时我也参拍了,但功亏一篑,未能买下,事后时常思之。真是凑巧,没多久,这件《竹石图》出现在浙江一朋友的微拍中,当然再不容错过,毫不犹豫将其拿下。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